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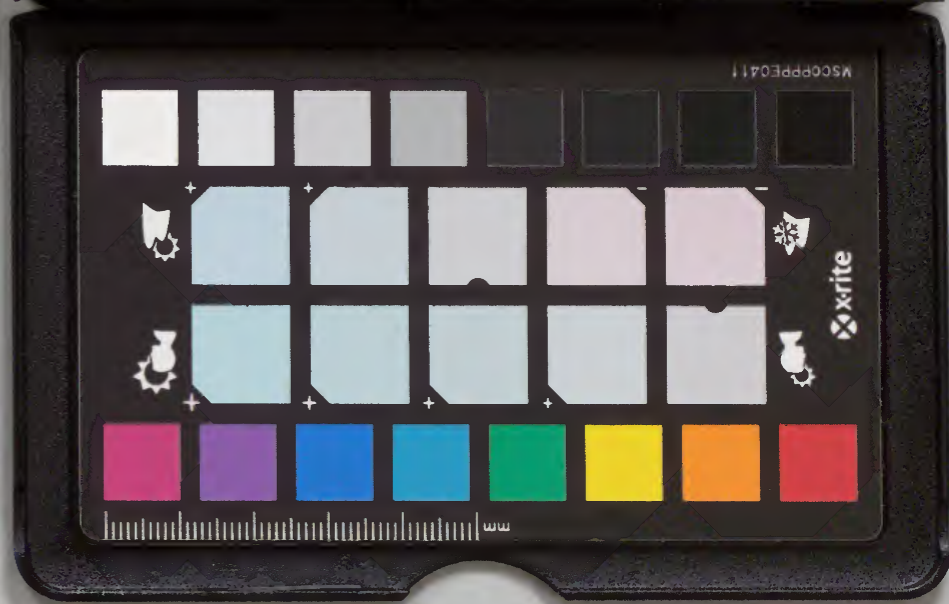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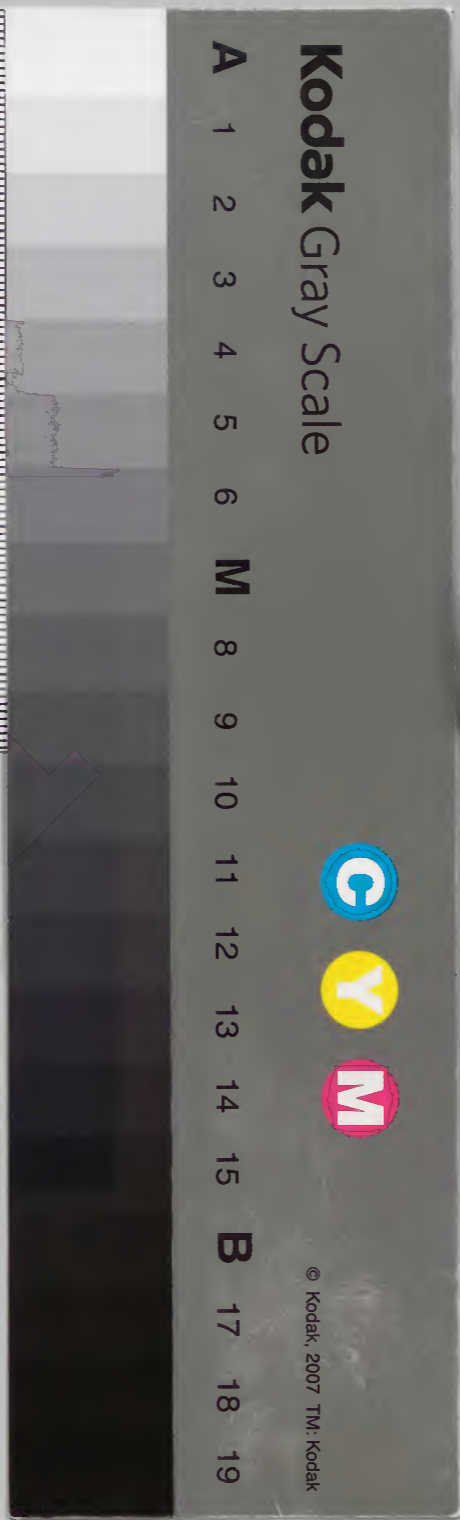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五二二六
函架號
九七〇六

漢書
五三三六
函架號
九七〇六

儒家
一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26
冊數	5 (1)
函號	298 70

298-70





新序叙

淺草文庫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既明其政既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在數十作者非一而言未嘗不相為終始化

新序
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
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
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
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
能出其間者也及周之末在先王之
教化泯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

術者蓋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意家
尚其私學學者蓬蠹起於中國皆明其
所長而昧其所短務其所得而諱其
所失天下之士各自爲言而不能相
通世人之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
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

新序 卷八 序
講况至於秦爲_レ_レ所大禁哉漢興六
藝皆得於散絕殘脫之餘世無復明
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
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
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
異於周之末_レ其弊至於今尚在也

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
而能純於_レ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
耳如向之徒皆不免爲衆說之蔽而
不知有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
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
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

新序 卷之八
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
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淩倍之中絕學
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最為近
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
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注
注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

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
焉亦足以知臣之志者豈好辯哉蓋
臣之不得已也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新序目錄
 卷第一
 雜事一
 卷第二
 雜事二
 卷第三
 雜事三
 卷第四
 雜事四

新序目錄

卷第一

雜事一

卷第二

雜事二

卷第三

雜事三

卷第四

雜事四

卷第五

雜事五

卷第六

刺奢

卷第七

節士上

卷第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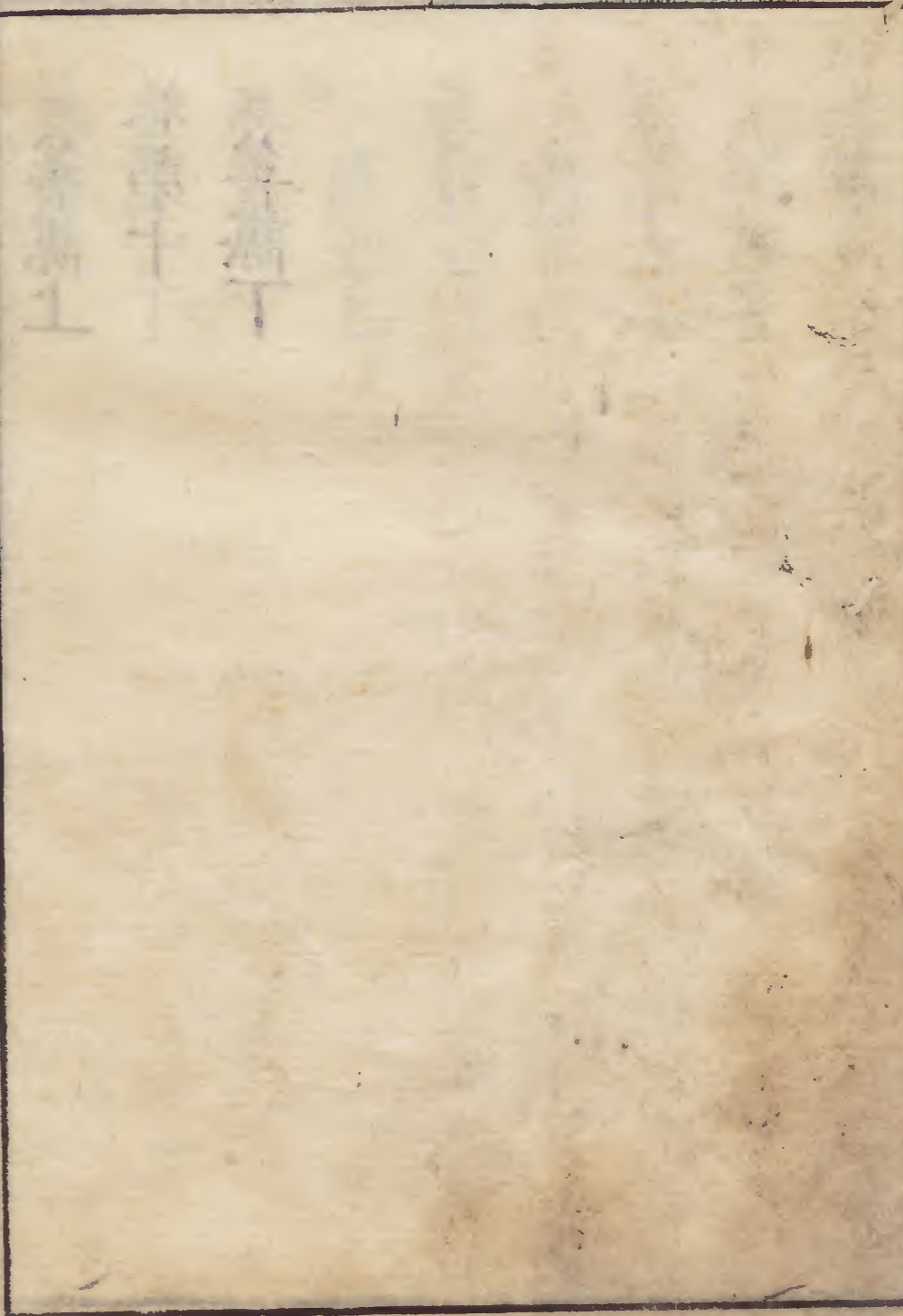
節士下

卷第九

善謀上

卷第十

善謀下



新序卷第一

漢沛郡劉向著

明新安程榮校

雜事第一

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瞽瞍頑母嚚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盡孝道以供養瞽瞍瞽瞍與象為浚井塗廩之謀欲以殺舜舜孝益篤出田則號泣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故耕於歷山歷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器不苦窳漁於雷

澤雷澤之漁者分均及止為天子天下化之蠻夷率服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莫不慕義麟鳳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舜之謂也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者且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不豫賈布正

以待之也既為司寇季孟墮邱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孫叔敖為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之蛇者死嚮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為楚令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禹之興也以塗山桀之亡也以末喜湯之興也以有莘紂之亡也以妲己文武之興也以任姒幽王之亡

也以褒姒是以詩止關雎而春秋褒伯姬也樊姬楚國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而晏問其故莊王曰今日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賢相為誰王曰為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中櫛以待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為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為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為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莊王

卒以霸樊姬與有力焉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衛大夫史鮪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鮪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鮪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屍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

以為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
史鱮字子魚論語所謂直哉史魚者也

晉大夫祁奚老晉君問曰孰可使嗣祁奚對曰解狐
可君曰非子之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讐也晉遂舉
解狐後又問孰可以為國尉祁奚對曰午也可君曰
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
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書曰不偏不
黨王道蕩蕩祁奚之謂也外舉不避仇讐內舉不回
親戚可謂至公矣唯善故能舉其類詩曰唯其有之

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忠我以
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
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處常縱恣吾吾
所樂者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
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
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筦蘇為上卿而逐
申侯伯出之境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
死其言也善言反其本性共王之謂也故孔子曰朝

聞道夕死可矣於以開後嗣覺來世猶愈沒身不寤者也

昔者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未也莊王之語柰何吳起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已而群臣莫之若者下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且群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矣吾是以有憂色也莊

王之所以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遂巡而謝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衛國逐獻公晉悼公謂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也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無使失性良君將賞善而除民患愛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若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若雷霆夫君神之主也而民之望也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乎必不然矣若困民之性乏神之祀

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焉用之？不去，何為？公曰：善。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群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群臣皆推車，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是會為人臣侮其主，為人臣侮其主，其罪何若？虎會對曰：為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會曰：身死，妻子又死，若是謂死而又死。君既已聞為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虎會對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

不為謀，辯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鬪，智者不為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為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為鬪，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罷群臣，不推車，為士大夫置酒，與群臣飲，以虎會為上客。

昔者周舍事趙簡子，立趙簡子之門，三日三夜，簡子使人出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周舍曰：願為謗諤之臣，墨筆操牘，隨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簡子悅之，與處，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厚葬之。三年之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

子泣諸大夫起而出口曰臣有死罪而不自知也簡子
 曰大夫反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皮不
 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昔紂昏
 昏而云武王諤諤而昌自周舍之死後吾未嘗聞君
 過也故人君不聞其非及聞而不改者亡吾國其幾
 於亡矣是以泣也

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群臣皆曰
 君仁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日子何以言之
 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

以此知君之非仁君文侯大怒而逐翟黃黃起而出
 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
 也日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
 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
 黃入拜為上卿

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太祝而欲加罪焉日子為我祝
 犧牲不肥澤耶且齋戒不敬耶使吾國亡何也祝簡
 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
 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

薄也唯患車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歛厚賦歛厚則
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為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
為損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
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慚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
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
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
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
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

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為東面
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
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
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
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
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
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
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
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

疆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
 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
 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
 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
 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詩云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斯之謂也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酺范昭
 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
 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罇觶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

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子舞之
 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
 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
 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
 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為客調
 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
 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
 臣故不為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
 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

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于越珠產江漢玉產昆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二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冲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

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毳也平公默然而不應焉

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邪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陵採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也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鯨鳳鳥上擊

讓曰鳳當作鵬同音也故誤作鳳

于九千里絕浮雲負蒼天翱翔乎窈冥之上夫糞田之鳩豈能與之斷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崑崙之虛暴鬻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竒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晉平公間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朕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群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

侵寃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寤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

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孰先亡乎對曰其中

行氏乎文子曰何故先王對曰中行氏之為政也以
 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
 良譬之其猶鞞革者也大則大矣裂之道也當先王
 楚莊王既討陳靈公之賊殺夏徵舒得夏姬而悅之
 將近之申公巫臣諫曰此女亂陳國敗其群臣嬖女
 不可近也莊王從之令尹又欲取申公巫臣諫令尹
 從之後襄尹取之至恭王與晉戰于鄢陵楚兵敗襄
 尹死其尸不反數求晉不與夏姬請如晉求尸楚方
 遣之申公巫臣將使齊私說夏姬與謀及夏姬行而

申公
 善也

申公巫臣廢使命道亡隨夏姬之晉令尹將徙其族
 言之於王曰申公巫臣諫先王以無近夏姬今身廢
 使命與夏姬逃之晉是欺先王也請徙其族王曰申
 公巫臣為先王謀則忠自為謀則不忠是厚於先王
 而自薄也何罪於先王遂不徙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新序卷第二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雜事第二

昔者唐虞崇舉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夔稟來
賓麟鳳在郊商湯用伊尹而文商用太公閔天啟王
任周公而海內大治越裳重譯祥瑞並降遂安千載
皆由任賢之功也無賢臣雖五帝三王不能以興齊
桓公得管仲有霸諸侯之榮失管仲而有危亂之辱

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楚不用伍子胥而破吳闔廬用之而霸夫差非徒不用子胥也又殺之而國卒以亡燕昭王用樂毅推弱燕之兵破疆齊之讎屠七十城而惠王廢樂毅更代以騎劫兵立破二十城此父用之子不用其事可見也故闔廬用子胥以興夫差殺之而以亡昭王用樂毅以勝惠王逐之而敗此的的然若白黑秦不用叔孫通項王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而大興此未遠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其福如此人君莫不求賢

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者所謂賢者不賢也或使賢者為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肖嫉賢愚者嫉智是賢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載不合者也或不肖用賢而不能久也或久而不能終也或不肖子廢賢父之忠臣其禍敗難一二錄也然其要在於已不明而聽眾口譖愬不行斯為明也魏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來言市中有一虎王信之乎王曰否曰二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疑矣曰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龐恭曰夫

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
 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
 龐恭自邯鄲反讒口果至遂不得見甘茂下蔡人也
 西入秦數有功至武王以為左丞相樗里子為右丞
 相樗里子及公孫子皆秦諸公子也其外家韓也數
 攻韓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至周室者其道
 乎韓之宜陽欲使甘茂伐韓取宜陽以通道至周室
 甘茂曰請約魏與伐韓令向壽輔行甘茂既約魏許
 甘茂還至息壤謂向壽曰子歸言之王魏聽臣矣然

願王勿伐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問其
 故對曰宜陽大縣也名為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
 行千里攻之難昔者曾參之處鄭人有與曾參同名
 姓者殺入人告其母曰曾參殺入其母織自若也頃
 然一人又來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入有頃一人又
 來告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
 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也不若
 曾參王之信臣也又不如曾參之母之信曾參也疑
 臣者非特三人也臣恐大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

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
 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
 力也今臣羈旅也樗里子公孫子二人挾韓而議王
 必信之是王欺魏而臣受韓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
 也使伐宜陽五月而宜陽未拔樗里子公孫子果爭
 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
 因悉起兵使甘茂將擊之遂拔宜陽及武王薨昭王
 立樗里子公孫子讒之甘茂遇罪卒奔齊故非至明
 其孰能毋用讒乎

楚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畏昭奚恤亦誠何如江乙
 答曰虎求百獸食之得一狐狐曰子母敢食我也天
 帝令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帝命也以此為不信
 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見我無不走虎以為
 然隨而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為
 畏狐也今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任之於昭
 奚恤也北方非畏昭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
 百獸之畏虎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
 用則威亡矣

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
 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予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
 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
 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
 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
 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
 斯美其德也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
 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

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困倉粟有餘者國有餓民

作下民後官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

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

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餓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

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

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

粟發幣帛而振不足罷去後官不御者出以妻鰥夫

楚民欣大悅鄰國歸之故漁者嘗獻餘魚而楚國

賴之可謂仁智矣

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鄒忌曰夫琴所以象政也遂為王言琴之象政狀及霸王之事宜王大悅與語三日遂拜以為相齊有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鄒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謂設以辭鄒忌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鄒忌淳于髡之徒禮倨鄒忌之禮卑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補之以弊羊皮何如鄒忌曰敬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內而負鈿如何鄒忌曰敬諾請謹門內不敢留賓客淳于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

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敬諾減吏省食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三稱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而去鄒忌之禮倨淳于髡等之禮卑故所以尚于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貴騏驎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乎絲毫猶能擊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美敏捷也

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從我出者乎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士之

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亦有君之不能養士，安有士之不足養者？凶年饑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犬馬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完，四體不蔽，而君之臺觀帷幪，錦繡隨風飄飄，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燕相遂慙遁逃，不復敢見。

晉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大蛇，高如隄，阻道，竟之。」文公曰：「寡人聞之，諸侯夢惡則修德，大夫夢惡則脩官，士夢惡則脩身。如是而禍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天以

戒寡人，還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賞，怒者無刑。今禍福已在前矣，不可變，何不遂驅之？」文公曰：「不然。夫神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禍福未發，猶可化也。還車反宿齋三日，請於廟曰：『孤少犧不肥，幣不厚，罪一也；孤好弋獵，無度數，罪二也；孤多賦斂，重刑罰，罪三也。請自今以來者，關市無征，澤梁無賦，斂赦罪人，舊田半稅，新田不稅，行此令，未半旬，守蛇吏夢天帝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為而罪當死。發夢視蛇，臭腐矣。謁之，文公曰：『然。夫神果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

何其無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
 梁君出獵見白鴈群梁君下車欲射之道有行
 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群駭梁君怒欲射
 行者其御公孫襲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
 而怒曰襲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襲對曰
 昔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上之曰必以入祠乃雨
 景公下堂頓首曰此吾所以求雨者為吾民也今必
 使吾以入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
 雨方千里堵何也為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王君

以白鴈之故而欲射入襲謂主君言無異於虎狼梁
 君授其手與上車歸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
 他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武王勝殷得一虜而問焉曰而國有妖乎一虜答曰
 吾國有妖晝見星而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答曰
 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其大者乎不
 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
 晉文公出田逐獸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
 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

曰臣願有獻公日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
 子之所欲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
 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九繒之憂
 鼃鼃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
 今君逐獸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
 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為君其尊天事也
 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歛輕租稅者臣亦與
 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
 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

亟歸國臣亦及吾漁所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
 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
 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
 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
 衆而亡其國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
 將君之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
 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
 悅色欒武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

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
 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
 扁鵲見齊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
 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利
 也欲治不疾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
 肌膚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居十日
 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
 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還走
 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

醫司人命及司日命

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大劑之所及也在骨髓
 司命之所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
 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扁鵲已逃之秦矣桓侯遂
 死故良醫之治疾也攻之於腠理此事皆治之於小
 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聖人蚤從事矣
 莊辛諫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
 壽陵君同軒淫衍侈靡而忘國政郢其危矣王曰先
 生老僭歟妄為楚國妖歟莊辛對曰臣非敢為楚妖
 誠見之也君王卒近此四子者則楚必亡矣辛請留

新序 卷二

於趙以觀之於是不出十月王果亡平山江漢鄢郢
之地於是王乃使召莊辛至於趙辛至王曰嘻先生
來邪寡人以不用先生言至于此為之柰何莊辛曰
君王用辛言則可不用辛言又將甚乎此庶人有稱
曰亡羊而固牢未為遲見鬼而呼狗未為晚湯武以
百里王桀紂以天下亡今楚雖小絕長繼短以千里
歎豈特百里哉且君王獨不見夫青蛉乎六足四翼
蜚翔乎天地之間求蚊虻而食之時甘露而飲之自
以為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五尺之童子膠絲竿加

之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蠱蛾食已青蛉猶其小者也
夫爵俛啄白粒仰棲茂樹鼓其翼奮其身自以為無
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公子王孫左把彈右攝丸定操
持審參連故晝遊乎茂樹夕和乎酸醎爵猶其小者
也鴻鵠嬉遊乎江漢息留乎大沼俛啄鰓鯉仰奮其
衡脩其六翮而陵清風庶搖高翔一舉千里自以為
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弋者選其弓弩脩其防矰加
繒繳其頸投乎百仞之上引纖繳揚微波折清風而
殞故朝遊乎江河而暮調乎鼎俎鴻鵠猶其小者也

蔡侯之事故是也。蔡侯南遊乎高陵，北徑乎巫山，逐麋麇麀鹿，躡谿子隨，時鳥嬉遊乎高蔡之圃，溢滿無涯，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子發受令，宣王厄以淮水，填以巫山，庚子之朝，纓以朱絲，臣而奏之乎宣王也。蔡侯之事猶其小者也。今君王之事遂以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淫衍侈糜，康樂遊娛，馳騁乎雲夢之中，不以天下與國家為事，不知穰侯方與秦王謀，寘之以龜厄，而投之乎龜塞之外。一有襄王大懼形體掉栗曰謹受令乃封莊辛為成陵君而用計

焉與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為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邪？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所以賀我也。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孫

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道貴富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道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適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爲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爲非故致亡而不知堯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福國驕士民哉

楚莊王蒞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下士

慶問左右群臣曰王蒞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下胡不入諫左右曰子其入矣士慶入再拜而進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鳴不審其故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慶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願聞其說王曰此鳥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群臣之愚是鳥雖不蜚蜚必冲天雖不鳴鳴必驚人士慶稽首曰所願聞已王大悅士慶之問而拜之以爲令尹授之相印士慶喜出門顧左右笑曰吾王成王也中慶子聞之跪而泣曰臣尚衣冠

御郎十二年矣前為豪矢而後為藩蔽王賜士慶相
 印而不賜臣臣死將有日矣王曰寡人居泥塗中子
 所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子者可
 富而不可貴也於是乃出其國寶璧王以賜之曰忠
 信者士之行也言語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不修治士
 無所行矣

靖郭君欲城薛而客多以諫君告謁者無為客通事
 於是有一齊人曰臣願一言過一言臣請烹謁者贊
 客客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少進客曰不臣

不敢以死戲靖郭君曰嘻寡人毋得已試復道之客
 曰君獨不聞海大魚乎網弗能止繳不能牽碣而失
 水陸居則螻蟻得意焉且夫齊亦君之水也君已有
 齊奚以薛為君若無齊城薛猶且無益也靖郭君大
 悅罷民弗城薛也

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其為人也曰頭深
 目長壯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曾皮膚若
 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衞嫁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
 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一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

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左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揜口而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而見之謂曰昔先王為寡人取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寡人今日聽鄭衛之聲嘔吟感傷揚激楚之遺風今夫人不容鄉里布衣而欲千萬乘之主亦有奇能乎無鹽女對曰無有直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矣宣王大驚

王發隱術之書讀之
欲得忽然不見術而
不得又退而惟之云云

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惟之又不能得明日復更召而問之又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無鹽女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有三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

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洒以夜續朝女樂侏優從橫大笑外不脩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意入黃泉忽然而昂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之殆寡人之殆幾不全於是立停漸臺罷女樂退諛諛去彫琢選兵馬實府庫四闢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顯隱女拜無鹽君為王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

新序卷第二終

